

大足石窟《報父母恩重經變》補說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中國考古學 研究中心 馬世長

漢文佛典中疑偽經的出現，是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不斷本土化的必然產物。為數甚多的疑偽經，雖然皆未收入佛教大藏，但卻在佛教信徒中廣為流傳，因而有許多寫本或印本及相關變相存世。充滿儒家孝道觀念的疑偽經《父母恩重經》和《報父母恩重經》經本和相關變相的流傳，即是佛教在中國不斷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典型一例。

《父母恩重經》的寫本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有數十件之多，與之相關的變相圖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和絹畫中亦有數例，已有多位學者論及。而《報父母恩重經》的寫本、印本與相關變相圖、講經文，一直未能得到確認。致使長時期與父母恩重經相混淆。四川大足石窟的《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和敦煌發現的《報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均被誤定為《父母恩重經》。由於若干新資料的發現與刊佈，我們已經有條件將兩者加以區分。故不揣簡陋，僅就四川大足石窟中的《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圖略作論述，以供關心此圖像的同好參考。

一 定名

大足石窟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龕和小佛灣第 3 號龕，所刻《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圖，所有論者皆名為“父母恩重經變”，但論者皆未徵引經文加以論證。輾轉因襲，無人質疑。¹

在大足石窟大佛灣 15 號龕的變相圖中，頌揚父母教養子女的十種恩德圖像，位於變相圖的中間部位，畫面突出醒目。附刻的父母十恩德頌詞，著力頌揚父母養育子女的深恩，與父母恩重經的主旨極為相近，不加深究機

易與父母恩重經內容相混同。筆者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研究《父母恩重經》寫本和相關變相圖時，即已發現大足石窟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窟和小佛灣第 3 號窟雕刻的圖像，在《父母恩重經》中，找不到經文依據，懷疑它是另外一種父母恩重經的變相²，當時稱其為別本《父母恩重經》。後來我們又找到西夏刻本和山東石刻本，發現此經 的名稱其全名應是《報父母恩重經》。而大足寶頂大佛灣的雕刻，與雕像共存的附刻經文互為表裡，昭示著雕刻的內容。因此我們將經文的出典依據考證出來，則其定名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了。由於以往對該變相圖附刻的銘文注意不夠，又因經文出處不明而有所忽略。1999 年 8 月，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和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藝術研究所編輯的《大足石刻銘文錄》，刊佈了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龕所附刻的經文拓本和錄文。其中幾段經文經核查正是出自《報父母恩重經》。為了比對，現拓片分別移錄經文如下。所錄文字，參照《銘文錄》。錄文有誤者，出註說明。（宋體字為大足石窟石刻經文，楷體字為刻本和石刻本經文（1）為山東宋代石刻本《報父母恩重經》，（2）為西夏印本《報父母恩重經》，（3）為敦煌寫本《報父母恩重經》）。

- 1 大藏佛言：或復兒子【 1】，及其長大，翻為不孝。尊親共語，應對 □
- (1) (山東宋代石刻本) 及其長成，翻為不孝。尊親共語，應對□
- (2) (西夏刻本) 及其長成，翻為不孝。尊親應對，語言□
- (3) (敦煌寫本) 及至長成，翻為不孝。尊親共語，應對□

降【2】。拗眼烈【 3】睛，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儀，不尊師

- (1) 降。拗眼揆睛，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儀，不尊師
- (2) 降。拗眼揆睛，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儀，不尊師

- (3) 降。拗眼路睛，欺凌伯叔。打罵兄弟，毀辱親情。無有禮儀，不尊師

範。棄諸勝友，朋逐【 4】惡人。習以性成，逐為狂計。不崇學藝，□逐異

- (1) 范…棄諸勝友，朋附惡人。習以性成，逐為狂計 …不崇學藝，
□逐異
- (2) 范…棄諸勝友，朋附惡人。習以性成，逐為狂計 …不崇學藝，
□逐異
- (3) 范…棄諸勝友，朋附惡人。習以性成，逐為狂計 …不崇學藝，
□逐異

端，無賴粗顏【 5】。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間，飲酒？菹，奸非過

- (1) 端，無賴粗頑。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間，飲酒？菹，
奸非過
- (2) 端，無賴凶頑。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間，飲酒？菹，
奸非過
- (3) 端，無賴粗頑。好習無益，鬥打竊盜。觸犯鄉間，飲酒？菹，
奸非過

法【 5】，帶累弟兄，惱亂耶娘。晨去暮還，尊親懷念。贊曰

- (1) 失，帶累弟兄，惱亂耶娘。晨去暮還，尊親懷念。
- (2) 失，帶累弟兄，惱亂耶娘。晨去暮還，尊親懷念。
- (3) 失，帶累弟兄，惱亂耶娘。晨去暮還，尊親懷念。

【1】或複 錄文作或後，誤複為後。

【2】龍降 錄文作？降，誤？降為降。

【3】烈睛 似是裂睛之誤。餘本作捩 睛，或路（露）睛。

【4】朋逐 諸本作朋附。

【5】粗顏 原刻銘文誤頑為顏。

【6】過法 諸本作過失。

- 2 大藏經雲：佛告阿難：不孝之人，身榜【 1】命終，墮阿毗地獄。其
- (1) 佛告阿難：不孝之人，身壞 命終，墮阿鼻地獄。其
 - (2) 佛告阿難：不孝之人，命終身壞之後，墮阿毗地獄。其
 - (3) 佛告阿難：不孝之身， 命終，墮于阿毗地獄。
其

地獄縱廣八千由旬。四面鐵城，其地亦鐵。鐵為羅網，熾火洞然。猛烈炎

- (1) 獄縱廣八千由旬。四面鐵城，其地赤鐵。鐵為羅網，熾火洞然。猛烈炎
- (2) 獄縱廣八千由旬。四面鐵城 ，其地熾火洞然。猛烈炎
- (3) 獄縱廣八千由旬。鐵為羅網，其地赤鐵。 ，熾火煙然。猛烈炎

爐，雷奔電爍。烱銅燒鐵，流灌罪人。銅狗鐵蛇，恆吐煙焰。炮燒煮炙，支

- (1) 爐，雷奔電爍。熔銅燒鐵，流灌罪人。銅狗鐵蛇，恆吐煙焰。
燠燒煮炙，脂
- (2) 爐，雷奔電爍。熔銅燒鐵，流灌罪人。銅狗鐵蛇，恆吐煙焰。
燠燒煮炙，脂
- (3) 爐，雷奔電爍。燒銅鐵汁，流灌罪人。銅狗鐵蛇，恆吐煙焰。
燠燒煮炙，脂

節焦【 2】然。歷劫受鞅，無時間歇。更得入諸小獄中，頭戴火盆，其身爛壞。

- (1) 膏焦 然…歷劫受鞅，無時暫歇。又更令入餘地獄中，頭戴火盆
- (2) 膏焦 然…歷劫受鞅，無 時暫歇。又更令入餘地獄中，頭戴火盆

- (3) 膏焦 然…歷劫受鞅，無時暫歇。又更令入餘地獄中，頭戴火盆

腸肚寮亂，骨肉縱橫。千生萬死。贊曰

- (1) 腸胃骨肉，寮亂縱橫。一日之中，千生萬死。
(2) 腸肚骨肉，寮亂縱橫。一日之中，千生萬死。
(3) 腸胃骨肉，寮亂縱橫。一日之中，千生萬死。

【1】身榜 疑是身壞之誤

【2】焦 據拓片，石刻作焦。

3 大藏佛言：為于父母，供養三寶。為于父母，□施修福。

- (1) 為于父母，供養三寶。為于父母，佈施修福。
(2) 為于父母，供養三寶。為于父母，佈施修福。

4 大藏佛言：為于父母，□悔罪德【 1】。為于父母， 持齋持戒。□等若能如是，

- (1) 為于父母，懺悔罪愆。為于父母，受持齋戒。若能如此，
(2) 為于父母，懺悔罪愆。為于父母，受持齋戒。若能如此，

□曰孝子。若不持此行者，終是地獄之人，不孝之子。贊曰

- (1) 名曰孝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
(2) 名曰孝子。不依此行，是地獄人

【1】德 據拓片應是愆，錄為德，誤。

以上我們將石刻銘文與《報父母恩重經》經文加以對照，不難發現石刻銘文內容，即是摘錄《報父母恩重經》經文語句刻成。不過，由於受到岩面的限制，經文文字有所省略或刪減。經變榜題內容是直接說明圖像的，兩者有著內在的聯繫。據榜題文字我們可以認定，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

龕的經變圖是根據《報父母恩重經》內容刻成的，因此它的名稱只能是《報父母恩重經變相》。

在此我們還想起提到另一條銘刻文字，據《銘文錄》錄文，內容如下：

5 大藏報父母恩德□□佛告阿難曰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報父□□□為于父□□□寫大乘為于父母說讀誦大藏為于父母聽□□□□ 贊曰

《銘文錄》僅發表了錄文，但未附銘文拓片。移錄的內容是否準確，尚待查核。其位置《銘文錄》稱：

“位於龕下層從左至右（左端）第一碑，刻石面高 30，寬 90。文豎刻，16 行，98 字，徑 4。前 9 行，存 56 字，其中漶滅 12 字，依稀可見 1 字。後 7 行，計 42 字，全漶滅”。

這段經文非常遺憾的是磨蝕太甚，文字殘失較多。不過《銘文錄》整理者注意到此段經文可能包含一個經名，並將其名擬為《佛說報父母恩德經》，已屬難能可貴。經過反復研讀此段經文，我們試將所缺文字擬補若干，則經文大體可讀通。其文如下：

大藏《報父母恩德(重)經》言：佛告阿難曰：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報父母深恩，為于父母，書寫大乘(此經)。為于父母，說讀誦大藏(此經)。為于父母，聽□□□□ 贊曰

以上擬補多為臆測，尚難斷言與石刻經文必定相吻合。但首句文意甚明，是引某經所言。如經名中的‘德’系‘重’字之誤，則此經名即是《報父母恩重經》。

上述五條銘文，均見于《報父母恩重經》。第 3、4、5 條，經文連續。內容強調為報父母恩應該信奉佛教，供養三寶、佈施修福、受持齋戒、懺悔罪愆、書寫誦讀佛經。第 1 條經文，歷數不肖子的惡行。第 2 條經文說明不肖子入地獄受種種苦痛。變相圖所付刻的經文，是對變相圖的闡述和解

說。既然經文出自《報父母恩重經》，則變相圖表現的應是《報父母恩重經》。有此內證使我們更有理由認定，經變圖應名為《報父母恩重經變》。

二 《報父母恩重經變》的特徵

在敦煌雖然發現了《報父母恩重經》的寫本，表明它在當地亦曾流傳。但是在敦煌石窟中尚未發現有關《報父母恩重經》的變相圖。大家熟知的《報父母恩重經》變相，是四川大足石窟的雕刻。

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和小佛灣第 3 號龕，均刻有父母恩重經變。大佛灣 15 號龕，龕高 7 米寬 13.5 米。屬大型摩崖龕。整龕內容統一設計，全部為高浮雕。從構圖上看，全圖分為上、中、下三列。上列為七佛，中列為十恩德，下列為不孝子受地獄之苦。

上列七佛。半身佛像七身，面相相近似，謂下俯。皆為螺髻，有圓形光頭，所持手印各不相同，是否另有含義？有待進一步研究。

中列為十恩德。

中間，刻夫婦二人捧持香爐、焚香禮佛。十恩德分別刻於此圖兩側。

1、3、5、7、9 刻在左側，2、4、6、8、10 刻在右側（圖一）。畫面情節從內向外發展。左側依次是：1、懷胎守護恩。刻一懷胎婦女坐著休息，旁立一使女持碗服侍。3、生子忘懷恩。刻一婦女懷抱嬰兒，其父在旁與小兒嬉戲。5、回乾就濕恩。刻一婦女側臥在床，抱持小兒作撒尿狀。7、洗濯不淨恩。一人蹲於地，在盆中備水，旁立一人抱持小兒，作欲洗濯狀。9、遠行憶念恩。刻老年父母二人，相視思念遠行外出的子女。右側依次是：2、臨產受苦恩。一女人扶持將臨產的母親，其前蹲坐一婦女作準備接生狀。其父在旁站立，靜候佳音。4、咽苦吐乾恩。小兒坐在母親膝上，作食物狀。6、乳哺養育恩。小兒立於母前，吸食母乳。8、為造惡業恩。四人圍於桌前，旁立一人手持屠刀，旁側放置一盆，地上臥一肥豬。圖像似是表現殺生而造惡業的景象。10、究竟憐憫恩。一男兒跪在老年父母前作行禮狀。每組雕刻，均有榜題，上刻父母恩德的名稱和相關的贊頌辭。

經變的下列部位，除刻有不孝子入地獄受種種痛苦境況外，還刻有七方榜題。其中的五方銘文內容，據核查是出自《報父母恩重經》。其經文已如前述。

經變的下部，左側刻出銅狗、鐵蛇以及帶枷的人物。表現不孝子女在地獄受種種懲罰的情景。在圖像左側，還刻出引錄刑法的榜題文字：

“刑法：諸罵祖父母、父母者，絞。毆者，斬。 ”

另一側榜題文字是總結性說教：

“惡友薰習，造作非理。生遭王法，死入阿鼻。 ”

將法律條文加進銘刻文字中，增加了經變圖的威懾力量。以期突現雕刻的教化功能。

四川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龕，所刻《報父母恩重經變相》中，雕刻出父母十種恩德，並附刻了十恩德贊文。但是贊文並不是緣自《報父母恩重經》，而是使用了一位四川僧人的贊文。今據《大足石窟 銘文錄》所刊拓本，移錄如下。以供參考。

十恩德中部，刻慈覺大師的頌詞，其文為總敘：

賜紫慈覺大師宗蹟頌曰：

古佛未生前，疑（凝？）然一相圓。釋迦猶口會，迦葉豈能傳。父母同香火，求生孝順兒。提防年老日，起坐要扶持。父母皆成佛，綿綿法界如。爾時心願足，方乃證無餘。有得非為得，無功始是功。一輪千聖外，元是舊家風。

第一

懷胎守護恩

禪師頌曰：

慈母懷胎日，另身重若□。母黃如有病，動轉亦身難。

第二

臨產受苦恩

慈覺頌曰：

□慈親苦，□人眼淚□。□知恩力重，【能】取出胎時。慈父聞將產，空（恐）惶不自持。□生都未【報】，頭耳皺雙眉。

第三

生子忘懷恩

慈覺頌曰：

初見嬰兒面，雙親笑點頭。從前懷苦事，到此一時休。

第四

咽苦吐甘恩

慈覺頌曰：

□□兒子吃，□□自家餐。不□知恩少，他時報德難。

第五

推乾就濕恩

慈覺頌曰：

乾處讓兒臥，兒身熟□睡。仰推慈母為，諸佛亦何偏。

第六

乳哺養育恩

慈覺禪師

宗蹟頌曰：

乳哺無時節，懷中豈暫離。不愁脂肉盡，唯恐小兒飢。

第七

洗濯不淨恩

慈覺大師頌曰：

小兒□□□，緇裸□時幹。【懷子無□孩】，慈心不□□。兒身多汗穢，洗潔□□□。父母年需日，誰供一勺湯。

第八

為造惡業恩

古德頌曰：

養兒方長大，婚嫁是尋常。筵會多殺害，罪業使誰當。

第九

遠行憶念恩

慈覺頌曰：乳下為兒時，三年豈離位。如何千裏外，□家不回□。□□□□，出必□□□。恐依門廬望，歸來莫太遲。

第十

究竟憐憫恩

頌曰：

百歲唯優八十兒，不舍作鬼也優之。觀喜怒，常不犯慈顏。非容易，從來謂色難。

按：宗贖的作品，在寶頂刻於岩壁，足見其人在當地有比較大的響。承雲南社科院宗教所侯沖先生告知，在雲南保存的阿吒力經典中有一些宗贖資料，此類資料明顯來自四川。侯沖披露的一件《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值得注意。

“本名《孝順設供拔苦報恩道場儀》，八卷。宋代中國四川綿竹大中祥符寺僧人思覺集。本科儀不見中外歷代佛書著錄，亦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包括教誡、儀文、密教和提綱四個部分。另附有《紀贊》一本，是從《儀文上》中析出，可單獨行持小型法會。就內容來看，乃引述宗密《孟蘭盆經疏》、慈覺《孝行錄》和契嵩《孝論》，並摘取經藏而成。慈覺宗贖

《孝行錄》久佚，《儀文》中引述該書部份內容，從而為研究他的孝道思想保存了難得的資料。《教誡》中稱‘本朝慈覺禪師’，可知思覺和慈覺同為宋僧。文中又提到隆興丞相虞允文，則本科儀之作不早于南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一一六三年）。從現在阿吒力薦亡法事仍掛十種報恩的榜牌來看，本科儀的影響至今仍然不小。

宗蹟其人，大約與思覺同時或稍早，是宋代在四川頗有影響的僧人。此人重視孝道觀念的傳播，集有《孝行錄》流傳於西南地區。《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四釋氏類著作中列有：“僧宗蹟《勸孝文》二卷，又《禪苑清規》十卷。”侯冲先生認為，《孝行錄》中的若干內容與大足寶頂山大佛灣 15 號龕及其左右的雕刻多所契合，兩者似乎存在某種聯繫。此推測如被證實，當對考慮寶頂大佛灣 15 號龕附近雕刻內容的內在關係，極富啟示意義。

上述內容也包括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內容據典明確，如贊頌父母的十種恩德和不孝子受地獄之苦的情況，皆見於經典文字，後者尚有附刻的經文為證。二是雕刻內容與經典無關，如七佛。《報父母恩重經》假託釋迦所說，應刻畫釋迦像，經文刻本皆如是。但變相圖中卻刻出七佛，殊不可解。然而同樣的例子在敦煌出土的絹畫“父母恩重經變”中卻有例可循。此種現象似乎是畫工根據畫面構圖的需要，而加以靈活變化的結果。

有的學者認為經變內容源於講經文、佛曲之類的宗教文學，此說似難以成立。諸多的佛經變相壁畫或雕刻，皆取材於相關的佛經典籍。敦煌莫高窟的《父母恩重經變》和大足石窟的《報父母恩重經變》，均書寫和篆刻相應經文榜題，是最為有力的佐證。

其他的《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則多見於此經附刻的版畫插圖。

較早的一例是俄羅斯所藏黑城出土的西夏刻本《報父母恩重經》，即 TK-119 號。此經為經拆裝，經文前刻有版畫一幅。孟氏的解說謂：版畫。第 1 紙第 1-3 折面，中央是正面坐著的佛像，佛前站著兩僧人，跪著兩僧人。兩側是行孝圖。右邊八幅，一圖無榜題，其餘的榜題是：“口（父母繞）須彌山處”、“為父母割肉處”、“為父母剜眼之處”、“為父母割心

肝之處”、“為父母打骨之處”、“為父母受刀輪之處”、“為父母吞鐵丸之處”。左邊七幅，上面的一圖無榜題，畫犯罪者們的痛苦狀況，其餘各圖的榜題是：“為父母受持條戒”、“為父母供養三寶”、“為父母佈施修福”、“為父母書寫經典”、“為父母懺悔罪(?)”。版畫刀筆粗糙，特別是兩側的行孝圖。(圖二)

現將此圖內容和特點補述如後。中間的說法圖，表現釋迦向弟子們講說報父母恩重經的情景。站立的二弟子，右側老者是迦葉，左側年輕者是阿難。圖中人物、器具和環境的襯托，構圖上左右對稱，顯得平穩、均衡，但稍嫌板滯。左側部份，分割為八個方形。每一方行內各有一圖，表現佛所說的種種比喻。或肩父擔母繞須彌山、為父母或割肉、或剜眼、或割心肝、或打骨出髓、或受刀輪之苦，皆不能報父母深恩。右側部份，畫面分割同左側。但將上部的兩個方形合二為一，表現不孝子在地獄中受諸種痛苦的情景。此下的六圖是為報父母恩，而應作的六種功德：寫經、誦經、守戒、供養、佈施、懺悔。整幅版畫構圖規整，但呆板缺少變化。在內容上，此圖沒有表現父母的十種恩德，有意舍去。而對報父母恩的情節和景象，予以特別的重視。強調的是報父母恩中的報字。和大足石窟的報父母恩重經變相比較，在形式和內涵上皆迥然不同，而又各具特色。此圖置於經文之前，保存了佛經刻本將佛說法的圖象放在扉頁的傳統作法。

朝鮮半島的刻本，亦附刻變相圖。有的刻本突出表現父母的十種恩德，如龍珠寺的印本。此本插圖十四幅，全部置於卷首。第一幅為如來頂禮，表現如來禮拜枯骨的場面。這段禮枯骨的內容，為高麗本所特有。第二至第十一幅，分別描繪父母的十種恩德。第十二幅為肩父擔母繞須彌山。第十三幅為不孝之人墮阿鼻地獄受諸苦。最後一幅表現，為報父母恩而廣寫報父母恩重經，使父母得生天上受諸快樂。在十恩德圖中，每幅畫面描繪一種恩德。如懷胎守護恩：母親懷有身孕，猶在桌旁為子女剪裁衣物、感到疲勞，伏案休息。洗濯不淨恩：在一涼亭內母親為小兒洗澡，侍女在旁觀望。遠行憶念恩：母親在門旁擡頭遠望，目視遠行而去的兒子。究竟憐憫恩：老母右手執拐杖，左手撫摸也已年老的兒子。生動地表現了“母年一百歲，常

優八十兒”的情景。（圖三、四、五、六、七）龍珠寺本的版畫，人物和環境的表現，均極工整細緻。構圖富有變化，線描亦甚具工力。此變相圖之底稿當出自高手。康熙二十年伏明山雙溪寺重刊本，附有版畫變相圖 22 幅。經文前為佛說法圖，其餘畫面則分別插在經文內。十恩德圖，十幅。構圖簡單，且少變化。佛所說之八中譬喻，則分別各有插圖：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繞須彌山。其餘七圖則均為在佛面前或割肉，或剜眼，或割心肝，或以刀戟刺身，或體掛身燈，或打骨出髓，或吞鐵丸。（圖八）畫面比較寫實。與西夏印本中的版畫較為相似。其他一些刻本，所附變相圖也多插在經文中，有的則為上圖下文。畫面內容一般比較簡單，構圖形式和人物形像顯得稚拙。且各變相圖之間，構圖形式多相雷同，存在著相互摹仿的痕跡。

將父母恩德歸納為十種《報父母恩重經》的顯著特點之一也是此經內容的第一個重點，因此它在變相圖中自然成為應突出表現的對象。這在大足石窟和《報父母恩重經》刻本的插圖中，可以得到明顯的印證。父母十恩德內容著力贊頌父母養育子女的艱辛、關愛和深情，沒有絲毫的宗教味道。這或許是它在變相圖和類似的詞曲中，得到人們普遍喜愛的一個原因吧。

《報父母恩重經》的第二個重點內容是強調報父母恩。知恩報恩是為孝子；知恩不報則是罪人，應下地獄受種種苦痛。寶頂山大佛灣第 15 號龕，將不孝子受地獄之苦，刻於變相圖下列圖像的下端。位置不佳，體量也小。一般觀者極易忽略，但附刻了大段經文加以說明。比較言之，變相圖的下列內容，遠不如中列內容那麼突顯，那麼引人注目。這種主次分明的構圖意念，也許正是古代匠師們特意經營的匠心所在。

三《報父母恩重經》的傳播

《報父母恩重經》和《父母恩重經》在歷史上，曾有過一段並行流傳時期。但較晚出現的《報父母恩重經》，最終取代了《父母恩重經》並流傳至今。從不同時期的《報父母恩重經》版本比較中不難發現，《報父母恩重經》內容上存在逐漸增補和不斷潤色加工整理的情況。

《報父母恩重經》的寫本、印本和石刻本分別在敦煌、黑城、山東、朝鮮半島等地發現收藏，但是此經原創地在何處尚不清楚。上述地點僅僅是已知此經傳播地點的一部份而已。根據有關資料判斷，此經肯定在兩京地區流傳過。估計產自兩京地區的可能性亦最大，但最終的論定尚須新材料的證明。

《報父母恩重經》的大量文本是漢文，此外還譯成西夏文。西夏文本發現于黑城，現存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阿爾米塔什博物館。有資料說《父母恩重經》曾譯成回鶻文，但筆者尚不知是否包含《報父母恩重經》。此經漢文本傳入朝鮮半島之後，除大量刻印漢文經本外，還出現了雙解本（漢文和朝鮮文對照本）和朝鮮文本。時至近代，韓國還有不同印本流傳。

一個充滿儒家孝道思想的疑偽經——《報父母恩重經》，從其出現至今大約已有一千二、三百年。此經從未入大藏經，故不能視為標準佛典。但是他卻流傳至今，並有相關講經文和變相圖傳世，影響之大於此可見。疑偽經及其相關資料，對研究佛經在中國本土化的歷史進程無疑是有其特殊價值的，理應給予更多的關注。

2001.5 於北京，2002.5 增補

寫入《報父母恩重經》與相關變相圖一文中，可參考。

附註：

- 1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攷察——以敦煌本為中心，於2001年11月在“二十一世紀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
- 2 馬世長《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刊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1990年10月，遼寧美術出版社。
- 3 侯沖《中國有無“滇密”的探討》，刊《中國佛學》第一卷第一期，1998年10月。

4 關於《報父母恩重經》的版本和流傳情況，參見筆者拙文《報父母恩重經》與相關變相圖，（未刊，將在年內發表）。